

陕西关中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我国常模的比较分析

雷晓梅¹, 杨思萍², 刘利³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6; 2.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3.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分析陕西关中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特点, 并与我国常模进行比较, 为贫困县儿童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方法** 随机抽取地处陕西关中地区的澄城和白水两贫困县 4~6 年级 1 000 名学生, 统一填写“家庭教养方式问卷(Family Upbringing Style Questionnaire, FUSQ)”, 并与程灶火 2009 年制定的我国常模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父亲版家庭教养方式中, 男女生在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理解-责备和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均低于常模得分。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在民主-独裁和关心-袒护两个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 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 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除了在管教-控制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 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2) 母亲版家庭教养方式中, 男女生在接纳-拒绝、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和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均低于常模得分。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在理解-责备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 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 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在 10 个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或 < 0.01)。影响贫困县学生维度得分较低的主要因素有不同家庭类型、经济状况及父母文化程度。 **结论** 陕西关中贫困县 4~6 年级儿童的教养方式与常模有一定差异, 存在很多消极的教养方式, 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 以便及时调整恰当的教养方式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关键词: 教养方式; 4~6 年级学生; 陕西关中贫困县

中图分类号: R749.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110(2017)01-0036-04 **DOI:** 10.3969/j.issn.1006-3110.2017.01.010

Comparison of family upbringing styles of pupils in grades 4-6 in 2 poor counties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with the Chinese norm

LEI Xiao-mei*, YANG Si-ping, LIU Li

*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Li, E-mail: 1170810200@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mily upbringing styles of pupils of grades 4-6 in 2 poverty counties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Chinese Nor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poverty counties. **Methods** We randomly selected 1,000 pupils of grades 4-6 in two poor counties, Chengcheng County and Baishui County in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All the subjects were investigated by Family Upbringing Style Questionnaire (FUSQ), and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Chinese norm which was constituted by Cheng Zhao-huo in 2009. **Results** For the pupils with father upbringing style, the scores of acceptance-refusal, democracy-dictatorship, respect-shame, tolerance-indulgence, award-penalty, understanding-blame and warmth-asperity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hinese norm.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except democracy-dictatorship and attention-shield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poverty-county boys and the norm boys (all $P < 0.01$).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except discipline-control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poverty-county girls and the norm girls (all $P < 0.01$). For pupils with mother upbringing style, the scores of acceptance-refusal, respect-shame, tolerance-indulgence, award-penalty and warmth-asperity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norm.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except understanding-blame between the poor-county boys and the norm boys (all $P < 0.01$), as well as in the scores of all of the 10 dimensions between the poor-county girls and the norm girls ($P < 0.05$ or $P < 0.01$).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ower scores of the dimensions were family typ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Conclusions** The family upbringing styles of the pupils of grades 4-6 in the poor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面上项目 (2016KRM104)

作者简介: 雷晓梅 (1974-), 女, 陕西人, 硕士, 副编审, 研究方向: 儿童心理卫生。

通信作者: 刘利, E-mail: 1170810200@qq.com。

counties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norm, and there exist negative family upbringing styles. Par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family upbringing styles for timely adjustment to promote children's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Upbringing style; Pupils of grades 4~6; Poor county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家庭教养方式又称父母教养方式或父母养育方式,是指父母或其他主要监护人在抚养和教育子女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及其与子女情感交流的整合体现和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反映了亲子关系的实质^[1]。我国家庭教养方式问卷(Family Upbring Style Questionnaire,FUSQ)是由程灶火^[2]教授于 2009 年编制,2011 年完成了标准化和信效度验证。本文就陕西关中两个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情况与常模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贫困县父母教养方式的缺陷和不足,以便及时调整,为贫困县儿童早期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6 年 5 月随机抽取陕西关中地区的澄城、白水两贫困县各 4 所小学,并对所在学校的 4~6 年级学生进行家庭教养方式问卷(FUSQ)调查。共发放问卷 1 000 份,回收问卷 960 份,有效问卷 944 份。其中男生 477 人(50.5%),女生 467 人(49.5%);四年级 331 人,五年级 274 人,六年级 339 人。有效常模样本来自文献^[2],共计 3 976 人,其中男 1 847 人(46.5%),女 2 129 人(53.5%)。

1.2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FUSQ) 是由程灶火^[2]教授于 2009 年编制,2011 年完成了标准化和信效度验证。包含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关心-袒护、宽容-放纵、激励-惩罚、理解-责备、温情-粗暴、管教-控制、期望-苛求等 10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12 个条目(6 个正性条目,6 个负性条目),然后按照记分将每个维度所包含条目的得分相加,即得维度分,得分范围为 12~60 分,分数越高越倾向于积极教养方式。该量表父亲版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在 0.637~0.869,母亲版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在 0.635~0.865 之间。常模数据也来自本问卷提供的数据。

表 1 陕西关中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父亲版得分与 FUSQ 常模比较

教养方式	男童				女童			
	得分(n=477)	常模(n=1 847)	U 值	P 值	得分(n=467)	常模(n=2 129)	U 值	P 值
接纳-拒绝	32.86±6.380	39.00±6.90	17.884	<0.001	32.53±6.599	41.30±6.70	25.240	<0.001
民主-独裁	36.80±7.186	37.10±7.70	0.777	>0.05	32.53±6.599	39.00±7.90	18.017	<0.001
尊重-羞辱	34.13±5.903	42.40±8.00	24.549	<0.001	36.36±7.775	44.30±7.10	21.348	<0.001
关心-袒护	39.90±8.219	39.10±7.10	1.885	>0.05	33.21±6.716	39.00±7.30	16.168	<0.001
宽容-放纵	33.95±7.108	41.20±6.70	19.473	<0.001	34.50±7.356	43.10±6.10	22.878	<0.001
激励-惩罚	36.65±7.152	40.60±8.30	10.098	<0.01	34.93±7.496	42.50±7.90	19.051	<0.001
理解-责备	35.09±7.507	36.60±8.70	3.679	<0.01	34.82±7.775	38.60±9.00	9.001	<0.01
温情-粗暴	33.57±5.906	40.90±7.90	21.835	<0.001	32.94±6.667	42.80±7.30	27.696	<0.001
管教-控制	38.94±7.778	35.40±5.60	23.009	<0.001	37.66±8.075	37.10±5.70	1.381	>0.05
期望-苛求	51.11±7.216	37.90±4.90	36.525	<0.001	50.42±8.302	40.30±4.60	24.642	<0.001

2.2 陕西关中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 母亲版得分与我国常模比较 母亲版家庭教养方式

中,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在理解-责备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或 <0.001);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在 10 个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或 <0.01)。

表 2 陕西关中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母亲版得分与 FUSQ 常模比较

教养方式	男童				女童			
	得分($n=477$)	常模($n=1\,847$)	U 值	P 值	得分($n=467$)	常模($n=2\,129$)	U 值	P 值
接纳-拒绝	35.06±7.490	39.10±7.00	10.313	<0.01	34.16±6.565	41.10±7.00	19.899	<0.001
民主-独裁	38.42±7.066	37.00±7.7	3.728	<0.01	37.99±7.254	38.90±7.90	2.352	<0.05
尊重-羞辱	35.30±6.675	42.30±7.80	19.141	<0.001	34.66±6.801	43.50±7.30	24.420	<0.001
关心-袒护	42.08±7.449	40.20±6.90	4.833	<0.01	41.68±8.704	40.10±6.80	3.577	<0.01
宽容-放纵	35.46±7.375	41.20±6.90	14.879	<0.001	35.92±7.617	43.20±6.10	18.782	<0.001
激励-惩罚	38.51±7.481	40.90±8.00	5.951	<0.01	36.93±7.444	42.70±7.80	14.645	<0.001
理解-责备	37.36±7.602	36.60±8.80	1.829	>0.05	36.76±7.425	38.70±9.10	4.777	<0.01
温情-粗暴	35.35±6.725	41.30±7.70	16.229	<0.001	34.47±6.350	43.00±7.30	24.942	<0.001
管教-控制	40.92±7.952	35.00±5.60	14.800	<0.001	40.48±7.549	36.70±5.70	9.918	<0.01
期望-苛求	52.71±7.039	37.80±4.70	42.358	<0.001	52.55±7.546	40.00±4.70	33.467	<0.001

2.3 影响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家庭类型、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出生方式、性别及年级)作为自变量,在父母教养方式中贫困县学生得分均较常模低的维度作为因变量引入方程。最后得到影响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维度得分较低的主要因素有不同家庭类型、经济状况及父母文化程度。见表 3。

表 3 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教养方式的多因素分析

维度	影响因素	β 值	SE 值	F 值	P 值	95%CI
接纳-拒绝	家庭类型	-0.373	0.170	2.911	0.034	0.493~0.958
	经济状况	0.051	0.009	13.803	<0.0001	1.050~1.070
尊重-羞辱	家庭类型	-0.538	0.209	4.100	0.017	0.001~0.221
	经济状况	0.719	0.171	6.699	<0.001	1.089~4.262
宽容-放纵	家庭类型	0.533	0.180	8.589	0.002	1.196~2.430
	经济状况	0.768	0.347	3.693	0.025	1.091~4.257
激励-惩罚	父母文化水平	-0.320	0.153	2.867	0.036	0.535~0.980
	家庭类型	0.766	0.343	3.586	0.028	1.087~3.976
温情-粗暴	父母文化水平	0.438	0.207	2.900	0.034	1.030~2.317
	家庭类型	-1.359	0.523	3.470	0.016	0.273~0.792
	经济状况	0.046	0.010	13.020	<0.0001	1.028~1.070
	父母文化水平	-0.760	0.269	4.960	0.002	0.273~0.790

注:家庭类型分核心型、大家庭、单亲型、离异、重组、其他;经济状况分贫困、一般、较好、富裕;文化水平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

3 讨论

家庭管教方式中抚养人的价值观、言行以及行为习惯对儿童认知和行为影响极深^[3]。据调查 42%~

贫困县 4~6 年级男女生在接纳-拒绝、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和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均低于常模得分,说明母亲版在教养方式上,贫困县更倾向于拒绝、羞辱、放纵、惩罚和粗暴的消极方式。见表 2。

90%的家庭分别存在各种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4]。本研究抽取了澄城、白水两个代表陕西关中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县城,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75%,70%的青壮年基本常年外出务工,其子女中部分是由祖辈代养或者只是父母亲一方抚养。本研究目的是要将这两个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情况与常模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贫困县父母教养方式的缺陷和不足,以便及时调整,为贫困县儿童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3.1 父亲版家庭教养方式得分与 FUSQ 常模比较结果分析 父亲在儿童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儿童的人格塑造非常重要。本研究显示,在父亲版家庭教养方式中,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在民主-独裁和关心-袒护两个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男童在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理解-责备、温情-粗暴的维度得分上均较常模男童低,说明贫困县父亲对待男童的教养方式上常采用拒绝、独裁、羞辱、放纵、惩罚、责备和粗暴的消极教养方式。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除了在管教-控制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且女童在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关心-袒护、宽容-放纵、激励-惩罚、理解-责备、温情-粗暴的维度得分上均较常模女童低,可见贫困县父亲对待女童的教养方式上基本跟对待男童差不多,也往往是以消极教养方式为主。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地处陕西关中经济不发达的澄城和白水两个贫困县,调查群体常年经济生活不富裕,家庭成员文化素质不高的缘故。

贫困会间接影响家长的教养方式,尤其是贫困县的父亲承担着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重担;加之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多儿童的父亲常年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日常生活中与子女接触甚少,对教育子女缺乏耐心,在对待孩子教育方式上往往采用极端的消极管教模式。有加拿大学者研究发现,家庭贫困也会通过单亲家庭的社会地位、较差的家庭教养方式、父母沮丧和家庭功能缺失而间接影响移民家庭中子女的健康发展^[5-6]。这表明家庭经济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7]。消极的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中国家庭教育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沉淀,一套有效可行的家庭教养模式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2 母亲版家庭教养方式得分与 FUSQ 常模比较结果分析 从儿童生命诞生起,母亲承担着孕育生命,抚养儿童的任务。有研究表明,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认知发展、性格、自我概念、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8-9]。本研究发现,在母亲版家庭教养方式中,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理解-责备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且贫困县男童在接纳-拒绝、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和温情-粗暴维度上的得分均较常模男童低,说明贫困县母亲对待男童的教养方式上常采用拒绝、羞辱、放纵、惩罚和粗暴的消极教养方式。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在 10 个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且贫困县女童在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理解-责备、温情-粗暴的维度得分上均较常模女童低,可见贫困县母亲对待女童的教养方式上也多以消极教养方式为主,比对待男童教养方式上在独裁和责备两个维度上更突显。究其原因,贫困县家庭中的父亲大多数为了维持家里的经济状况,常年在外打工,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照顾上母亲自然就相对投入的精力很多,尤其母亲长期跟子女在一起生活,既要干农活又要照顾子女日常生活琐碎细节,对母亲在教育子女的耐心上是极大的考验。有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成员关系会给儿童成长带来较大影响^[10]。加之夫妻双方长期分居,在这种常年缺少交流沟通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易使家长在对儿童的管教方式上出现偏激^[11],往往在教育子女上采用极端的消极教养方式,给儿童成长带来较大影响。

3.3 两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教养方式维度得分较低的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得出影响贫困县 4~6 年级学生维度得分较低的主要因素有不同家庭类型、经济状况

及父母文化程度。分析原因,跟单亲家庭中父/母亲复杂的角色有关,既做父亲又做母亲使得他们既要承担家庭收入重担又要照顾子女日常生活琐碎细节^[12],因此从耐心上就不及其他家庭类型有情感温暖。多因素分析发现经济状况越好的家庭,越趋向于民主、宽容、管教、期望的积极教养模式。母亲偏多采用管教和期望两种教养方式,尤其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似乎更严厉,分析原因可能是很多文化水平低的家长将自己未实现的大学梦强加于子女身上,再加上目前教育竞争激烈,使得她们对儿童教育期望值很高。

总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13],儿童是人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在儿童形成良好的个人心理品质和行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陕西关中两贫困县父母教养方式大部分维度得分均低于常模得分,提示贫困县父母教养方式更倾向于采用消极教养方式。希望有关部门对贫困县加大宣传力度,对家长进行教育,使其在子女养育过程中及时调整不当教养方式,找出教养方式中的缺陷和不足,及时认识到消极的教养方式给子女成长带来的弊端,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1] 王丽,傅金芝.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研究[J]. 心理科学发展, 2005, 13(3): 298-304.
- [2] 程灶火.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A]//杨玉凤. 儿童发育行为心理评定量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525-527.
- [3] 寇洪德. 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及应对策略[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 2016, 16(74): 180-181.
- [4] 贾晓波. 家庭教育不当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02, 2(1): 18-19.
- [5] Conger RD, Patterson GR, Ge X. It takes two to replicate: a mediational model for the impact of parents' stress on adolescent adjustment[J]. Child Development, 1995, (66): 80-97.
- [6] Gotlib IH, Avison WR. Children at risk for psychopathology [C]// Costello CG (ed.). Basic Issues in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1993: 271-319.
- [7] Morton B, Feng H, Ilene H, et al. Poverty, family proces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immigrant children in Canada[J]. Am J Public Health, 2002, 92(2): 220-227.
- [8] Keller H, Lohaus A, Kuensemueller P, et al. The bio-culture of parenting: evidence from five cultural communities[J].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4, 4(1): 25-50.
- [9] Pettit GS, Laird RD, Dodge KA, et al. Antecedents and behavior-problem outcome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early adolescence[J]. Child Dev, 2001, 72: 583-598.
- [10] Ng Florrie FY, Pomerantz EM, Lam SF. European American and Chinese parents' responses to children's success and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responses[J]. Develop Psychol, 2007, 43(5): 1239-1255.
- [11] Esmeralda S. Influence of implementing programs for parents on their attitudes about education[J]. Educational Science, 2008, 10: 383-401.
- [12] Aleksejuniene J, Brukiene V. Parenting style, locus of control, and oral hygiene in adolescents[J]. Medicina (Kaunas), 2012, 48(2): 102-108.
- [13] Repetti R, Taylor SE, Seeman TE. Risky families: family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offspring[J]. Psychol Bull, 2002, 128(2): 330-366.